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三回 假同心桃園冒結義

朋友何曾不五倫，只緣古道不如今。人心如面人人異，事涉交財事事新。 昨日罷官庭彈雀，明朝拜相客填門。風波靦面君當畏，珍重交遊說斷金。

從來說「朋友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」所以交朋友的，也取彼此相顧之意。但如今世態不好，俱是勢利權位所在，交遊輻輳，賓客盈門；可憐而今的一介之士，道不得個必有審友。世上的人，大事以財利相合，利盡則疏。此劉孝標所以有廣絕交之論也。看起來，真是全忠、全義的才是朋友，那見利忘義、靦面負心的，公然在世上也稱做朋友麼？可歎，可歎！

卻說江北池州府東流縣，有三個衣冠小人：一個姓張，名伯義；一個姓伍，名其良；一個姓錢，名知利。這三個皆是舊家子弟，自幼兒同窗習學，真個秉膽同心，不分你我，只是三人家事，也都不見高下。這三人所習之學，卻不是那孔孟道德仁義之學，也不是那申韓權謀術數之言，所學的都是穿窬鼠竊之計，與那喪心負義之行。自此也同學了七八年，專為不良之事。這三個偶然同到十字街頭行過，只見一簇人，圍定著一個，在那裡高敲棋子，大笑新聞的，在那裡講說評話，如今人叫做說書。三個也就挨身入去，撿個凳兒坐下。聽那人說的，乃是漢末時劉玄德桃園三結義的故事。正說得熱鬧，什麼白馬祭天、烏牛祭地，不願同生、只願同死，後來同爭天下，殺了曹操，滅了東吳，許多豪興。

三個聽了，個個贊歎，擊節歎賞。每人身邊取了一文錢賞賜了。立起身來，肚中飢了，三個就同到酒店裡，大魚大肉。吃了半日的酒，到還了一兩多銀子酒錢，一同回到張伯義家裡。張伯義說道：「適才那說書的，果然說得好哩。」錢知利便接口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我如今也立個小桃園好麼？」伍其良也笑道：「據我們三人一心一意兒的，自幼讀書，如今又同做事業，若論那義氣，也將就個小桃園哩！」張伯義道：「但是如今世上的人，多把那嫡親的兄弟，為著老婆面上，骨肉相參，不肯親密，倒去結義個十弟兄，朝朝飲酒，日日遊嬉，說不得個義同生死，情勝金蘭；若是我們結義了，不但說要過似嫡親手足，也要強如那些盟兄弟的俗套兒才好哩。」錢知利道：「大哥講得有理。自古道：財上分明大丈夫。我們做了好桃園兄弟，生死都肯相替，何況那些小的錢財！道不得個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自的麼？又有那長言道得好：

你若有錢，且借我錢；我若無錢，便用你錢。

若像得此言，那有不能終始全交的。」那兩個聽了，鼓掌大笑道：「錢兄弟，據你這等說，你倒是個不要便宜的哩。」伍其良道：「且乾正事，休得取笑。二月十五日，是個團圓大吉日，我們趁此桃花盛開，也是剛剛湊巧，每人出分金三錢三分三釐三毫，共成一兩之數，不可偏多偏少了，自此結義之後，錢財休論，你我做事俱要同心，可不好麼！」三人一齊道「好。」等到三月十五日，備了三牲福物，同在一株桃花之下，燒了一陌紙，同立個大誓，三個人歡天喜地的，一同寫了生辰甲子、年月日時，備了投詞，祭獻了神道。張伯義年長，做了大哥，伍其良第二，錢知利第三，立誓要做事同心，利害相救，如有偏私，神明鑒察。三人化了紙，就在那裡坐下，吃大醉方散：

結義如同親骨肉，其教頓起不良心。

卻說三人過了幾時，一齊商議道：「我們如今合膽同心，不必說了；只是如今也尋一件事做方好，終日遊手游食，不是個長進的。」伍其良道：「叫我做甚事好？」錢知利道：「我只有嫖賭在行，別無伎倆。」張伯義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就是嫖賭，不要本錢的麼？我說去那裡拆棧一道，設騙得人一主大錢，三個拿來均分了，豈不是我們的本錢麼？」伍其良道：「要取一主大錢，除非去偷盜人的才好。只是被官府拿住，夾棍板子倒熬得起，只是壞了名頭，怎好做人？」張伯義笑道：「二弟！你不是這等說了，怎講這沒志氣的話？賊盜之事，說他怎的？我卻要在那體面上公然取人這樣千金，人又喜我，這才是個算計哩，你二位老弟道是何如？」錢知利道：「大哥所見最高，只是怎生做得這事哩。」張伯義便道：「城南有個財主，他諱名叫做像麒麟。怎生叫做像麒麟？當初人說，街上牽著一個牛過，身上披著許多銅錢，牛角上帶著個紙糊的麒麟角兒。許多小孩子看了銅錢，就不認得他是牛，都爭說道：『倒像麒麟！』因此大笑著道：『你們眾人來看麒麟麼？』一個白眼的老人家走出來看了，對這些小孩子道：『這是個有錢的牛罷了，什麼像麒麟哩！』只因那城南的財主，自己死了，生這兒子，雖然有二十多歲了，不會識字，只會吃肉，故此城南的人，就取他一個諱名，叫做像麒麟。連這後生，也不知道這『像麒麟』三個字如何解說。他只因麒麟是個祥瑞之物，只道那些人奉承他一個美名兒，卻最喜著眾人叫喚。」伍其良道：「他姓甚麼？」張伯義道：「他姓丁，名得貴。」錢知利道：「就是那城南一帶高牆，外面有楊柳樹，左右兩邊流水，中間有一條大橋的人家麼？我是認得他的。他家有個管帳的小閒，與我最是相識，只是大哥如今說他怎的？」張伯義道：「三弟你認得他，就好做事哩。我三個如今只做不認得的，怎生設個法兒，都與他先來往了，或者你哄他去嫖，我哄他去賭，又誘他去串戲，再算計他去納監、買官、造屋、置產，引他使勢詐人，這都是體面中所做之事。我三人你吹我唱，大家幫襯，於中取事。只求我志圖成，那管他人家破，可道好麼？」這兩個也一齊大笑起來，道：「好，好。」張伯義又道：「三弟，你可先去試探一試探。」這錢知利道：「我去，我去！」真個就別了他二人，取路向城南來。一頭走，一頭思算道：「這人是我認得他的，我不會獨自去引誘他財物，倒要引你兩個回來麼？」登時先懷了個偏背之心。此時：

正是見利先忘義，那知管飽肯分金？

一直走過橋來，卻好看見小閒在那裡閒耍。錢知利走向前道：「小閒兄，像麒麟可在家麼？」小閒道：「在，你有甚說話？」錢知利道：「有一喜事，特來作成他，只是也要足下相贊一句，若得事成，少不得我與你兩個八刀。」小閒笑道：「甚的喜事，我與你又好八刀？」錢知利道：「西門來了一個妓者，生得美貌，又會彈唱，我進去見了，要他去梳攏，若出得些采頭兒，大家一醉何如？」小閒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帳是我管，有何難處？」小閒一同知利到家，就引他進去，見了丁得貴，說道：「這人是小閒的表兄錢知利，他訪得吳下來的一個有名小玉娘，來送與官人，若肯梳攏他時，也是春風一度。」那丁得貴年紀又小，身邊有的是銀子，說起了標緻小娘，有個不喜的麼？於是心中大喜，就進去取了十兩銀子，遞與錢知利道：「你先拿去，叫他治束，我換了衣服，乘馬就到。」錢知利歡喜，十兩銀子先到手了，然後走到一個妓女李小玉家來，說了來歷，又說道：「他是城南第一個財主，有名的像麒麟員外，你不可要他的東道錢。你盡情陪奉他得歡喜，我便勸他娶了你，你若肯從他時，也憑你了；你若不願從他時，前門接了三百兩，後門預整一帆風。這可好麼？只是事成，我卻明要分你一半財禮，不會背地小家子，落你的哩。你今日先須辦個齊整東道相待。」說了一遍，十兩銀子一分也不拿出來。那小玉果然聽信他一篇言語，甚是有理，倒又拿出三兩銀子，送與錢知利道：「後事仗你攬掇，果成得來，便與你四六分分財禮罷。」錢知利一頭謙遜，一頭將三兩頭又落袖了。少頃，那像麒麟果然乘了馬，小閒跟著回來，小玉出去，按了那像麒麟進來。只見他：

白丁一字何曾識，塞草行屍飯飽休；

天上麒麟誰得見，世人但看有錢牛。

那丁得貴是初次見妓者的，那裡論得顏色好歹，韻致豐情，只是歡喜，快活吃酒便了。吃了半日的酒，小玉又逞出許多妓態，引他歡悅時，錢知利在傍插一句道：「玉娘，你若奉承得員外稱意，明日員外就要娶了你哩。」丁得貴果然樂中之言，便說道：「明日我就送過一百兩銀子來娶你。」知利故意笑道：「古人說千金買笑，況且員外是個有名的像麒麟，怎說這窮秀才的酸話？」丁得貴也笑道：「便是一千兩，也值，也值。」這晚，丁得貴就在小玉家裡歇了。次日日午，還不肯起來。及至起來時，又擺上酒來，吃酒到晚，一連三夜，弄得個丁得貴快活無窮，怎生放捨得下？就吩咐小閒：「回去取三百兩銀子，娶了他罷。」小閒有何不肯，就去取了銀子，來到小玉家裡，錢知利一手先去接了，悄悄走到屋後，招著小玉道：「你真個肯從他麼？」小玉搖首道：「憑

你主張便了。」知利道：「三百兩在此，你可哄他先回去了，準備走路。」小玉點點頭兒，走進房中，對得貴道：「如此，我已是你家人了，員外先回，留錢官人在此，我打發了家中之人，收拾些衣服，你喚轎來抬我便了。」丁得貴只慮他還要加添銀子，見他已是肯了，大笑一聲道：「我回家去等你，你可就來。」小玉應道：「你若不信時，我將這條汗巾兒送你就是。」丁得貴笑吟吟接了汗巾，騎馬去了。小玉進房來，與錢知利分了銀子，一道煙從後門逃走，錢知利白白得了一百多兩銀子。瞞著張伯義，回來見了張伯義二人，搗個鬼道：「我去試探那像麒麟，恰好一個天殺的，不知何人，哄他去嫖，嫖著一個李小玉，如今那李小玉騙了他銀子，已是逃走去了。他去那裡發怒，沒處尋人。大哥，二哥，可設個法兒，怎生去算計他麼？」伍其良拍手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有何難處？他既然要尋李小玉，必定貼招子。我就揭了一張去報信，不論那李小玉逃在東方，我自說在西方，叫他拿些銀子去做客，一面尋訪，我不好去挨身入港麼？」知利道：「是則是。你若到手時，卻不可瞞我哩！」不說自己倒先瞞他兩個，已得了多的了。

卻說那丁得貴回家，叫了一乘轎子，去接小玉，專等他來家。從早直等到晚，不見人來，連連著兩次小廝去催，那裡見個人影？已是被他拐去銀子，人已走了。氣得這像麒麟跌腳不捨，便問小閒道：「你那表兄怎做這事？我卻顧你不得，要去告了。」小閒道：「一面貼張招子出去找尋，那李小玉是個名妓，必然有人曉得；若沒人知覺時，再告也不遲。且候他一日看。」真個丁得貴就不告了，折去三百兩銀子，單單嫖得三夜，也算做笑了一次了。招子各處貼將出去，卻值那伍其良就揭了一張來報導：「小弟姓伍，名其良，一向也與那李小玉有染。昨日小弟偶在西門河下，拜個楚中敵友，看見李小玉，正是昨日，往西門下船去了。小弟親眼見的。如今足下要尋他時，叫了一隻船，西門落下河，一水之地，就是湖廣地方，昨日相見那個敵友才在楚中來說，那邊綢緞甚貴，足下一面去找尋，一面也好賣些貨物，撰些利息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至於經紀之事，小弟一發在行，就是小玉叫的那只浪船，我卻也認得，一路奉陪作眼去尋，何如？」雖然丁得貴是個蠢物，自己亦存思道：「此人一面不相識，原說去尋小玉，如何就叫我買貨，不要又是一個騙子錢知利麼？」便起身道：「老兄請坐。小弟有些小事，暫進去見，一完手尾，即出奉陪。」進到裡面去，即與小閒商量，外面坐的那個人兒，叫我買些貨物，到湖廣走走可好麼？」小閒忙道：「不可。目下騙子甚多，不可遠行。」無奈丁得貴只是放小玉不下，急急要去尋他，便說：「貨在我隨身，一毫不除，見銀發貨，那怕他三頭六臂的手段？去也不妨。」徐徐走將出來，坐下道：「適聞老兄的言語，見教極是。」就收拾銀子，登時去行中買了五百兩的絲綢綾緞，就叫伍其良去寫船。伍其良就起謀心，對那船主人只說就是自己叫的，一路小心，都要聽我的言語，要行即行，要歇便歇，不可誤我生意。船主人就吩咐水手，水手應允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任憑客人吩咐便了。」隨後丁得貴收拾貨物已了，帶了兩個家人，吩咐小閒好生看家，自己就同伍其良下船，往河開去。

行了兩三日，卻是無巧不成話。伍其良造了一篇無空駕石橋的大謊，引這丁得貴出來。豈知李小玉那日，也可可的逃山西門，不往江南，也不往江北，正要往湖廣襄陽那裡去避跡，這日也泊在湖邊守風。丁得貴見自己的船傍了岸，也無心之中走出船頭，立著乘涼。只聽得鄰船艙內，一個婆子叫一聲：「小玉娘請茶！」丁得貴出來，原無心賣貨，一心只念著小玉，如今恰是親耳朵聽得「小玉」二字，他也不管甚麼三七廿一，一腳就踏過那只船上，艙門開的，一眼就看見了。那李小玉也是慣做這一道兒的，見了丁得貴跳過船來，卻也不慌，就迎著笑道：「官人你來了麼？我與你都被那黑心的錢知利哄騙了。」丁得貴聽他說了這一句，就不好發作了。一面問道：「你怎生也被他騙了？」小玉道：「前日官人便先回去了，錢知利隨後就領我出門，只說來到你家，不想被他把銀子都拿了去，把我哄到這裡，他自去了。如今官人你既來時，可救我同你回去。」將身子倒在他懷裡來。丁得貴大喜，卻是樂以忘憂，就與這小玉吃起酒來，忘記自己那邊船上有四五百金貨物，只管吃酒。卻好連那伍其良也不知他尋見小玉的緣故，只是再等不入艙來，兩個家人也等久不見家主，一個進來問伍其良道：「官人到那裡去了？」伍其良聽見他的家人也來問，便趁著這風兒，隨口答道：「他上岸買煙吃。說道：『若等我不至，可開船到白龍灣口，我就下來。』叫你們一個下去找著。」這蠢人被伍其良一哄，一個家人就走了上去。伍其良便吩咐水手，開到白龍灣去，真個那些水手就開了。順風又大，一時間就去了百里多路。到了白龍灣口，那裡有他主僕兩個？伍其良故意又等了半日，只見那一個家人道：「我也上去尋尋。」卻是又走了一個上去了。伍其良假意道：「你去了不可又不來。」剛剛這人跳得上岸，伍其良又假意在船中發怒道：『你們都是游耍，卻耽擱我做客的生意要緊，那裡沿路歇船等人，可不干係！』便嚷著水手道：「我出門時，先與你們說過的了，要行就行，要歇就歇，如今不耐煩等他們，你只顧順風開船去，他們好歹自會趕來。」船上人也巴不得要趕路，好趕幫歇船，順風竟自開去，伍其良不是交運麼？就拐了這一船的貨，也不到湖廣，就在近處的鎮上，趁賤也就都賣了，譬如拾得的一般，那裡論得利錢，卻也賣了六百兩銀子到手，不提。只是那兩個家人尋了半日，都沒尋處，及至回來，又不見船了，情知是這伍其良弄的喧頭，身上又不帶得盤費，只得叫化回去。

那丁得貴與小玉吃了一會酒，才笑道：「這倒虧那伍其良了，也該請他過來，同吃杯酒兒。」就對小玉說，如此如此，為你尋來的。即著水手到鄰船上，請一位伍客人過來。過船看時，那裡有個伍官人的船，卻是開遠去了。丁得貴道：「怎生不等我，就開去了？船中有四五百金的貨在內，那兩個奴才想是與那伍其良做了一路哩！」小玉笑道：「你又遇著個錢知利了，如今卻才知不是我哄你哩！」丁得貴也笑道：「失了一個千金，得了一個佳人，這也還算我便宜的了。我家中田地、房產、私囊，也還有數百金，同你回去，也還夠受用。」小玉也脫身不得，只得同他回船到了家中。丁得貴扶持著小玉進到家中，忽又大笑道：「如今你才是我的人了。」丁得貴又折了四五百金，單單尋了一個小娘回來，這也算做好笑之事了。

丁得貴到了家中，前後不上十日，小閒忙來問道：「來得恁快，怎生倒尋了回來？那伍其良和安僮，怎生又不同來？那些貨賣得多少銀子，有利錢麼？曾置得些甚回貨好去門主顧？」丁得貴搖手道：「一件也沒有了。」這般這般說了一遍。小閒不服，氣憤憤的道：「前番被人騙了銀子，如今又被騙貨物，都是為著這小娘兒，甚麼要緊！」這小玉已是到了他家，就放出個下馬威來，就開口大罵道：「甚麼奴才，還敢叫我小娘兒！我如今是你家主婆了，小娘兒可是你叫的？」千奴才、萬長工，罵個不住。小閒尋思：他初進門如此，明日有得受他的氣哩。急急去各處尋見了錢知利，一把扭住說：「你如何騙了銀子，如何將妓女紮火圍？又著伍其良來拐了五百兩綢緞？死也今日要和你見官！」揪住不放。

卻好張伯義走來，看見扭住的是錢兄弟，卻不知這小閒的來歷，一把就將小閒扯了開來，說：「這是我兄弟，有話好說。」錢知利正在死掙不脫，被扯得開，一溜煙的走了。小閒見他走了，便扭住張伯義道：「他身上沒了我主人七八百兩銀子，你倒放他走了，你卻要替他賠償。」張伯義不知那錢、伍二人瞞他做的事體，一句分說不出，卻又脫身不得，被那小閒直扯到府前，叫屈連天。府官升堂，問了備細，小閒將他兩人事體，前前後後，說了一遍。張伯義一句句聽了，方曉得這些緣故。便稟府官道：「據這小閒所說，卻也沒有憑據，就是果有此事時，也都是錢知利、伍其良乾的事體，我是叫做張伯義，又非中人保友，結扭我來見老爺，這不是白賴詐人麼？那兩人做的，干我甚事！」知府大怒道：「講得有理！逐他出去！」倒罵那小閒生事，扳倒打了五板。那小閒吃了沒趣，不來扭他了，倒好好問他道：「原不干你事，只是你可知他二人來蹤去跡麼？」張伯義也怪他二人瞞著他了，便應道：「我怎生不知？他怎生與我結義兄弟，盟誓咒神，要效桃園故事，那知他二人就瞞我，拐騙你主人的東西。如今天幸他二人還不道我曉得哩，再遲數日，我包尋這二人還你。」於是小閒去了。

卻說那小玉到了丁家，住了幾時，他原是迎新送舊慣的，拘束得那裡自在？越地向舊住的所在，尋著一個舊相交的，暗暗盜了若干首飾、銀兩、衣服，也有一二百兩東西，就同那人逃走。這遭卻真個走了。丁得貴依舊人財兩失，方才叫過小閒道：「如今斷然要告了。」小閒道：「我已訪著了他的根腳，官人連那張伯義也告在裡面，管尋十來日就有下落。」丁得貴又用了許多銀子，各處告了十來張狀子。卻好伍其良賣了貨物，藏了銀子，回來也要瞞著錢知利、張伯義兩個，故不從大路上走，私下從黑夜竄到家中，要取了妻子，往別處去躲。卻是這張伯義常常暗去打聽，恰好黑夜劈頭撞見，張伯義叫道：「好桃園的兄弟，我來尋你說話。」伍其良吃了一驚，只得相見了。張伯義道：「你且莫說近日的事，我且與你去尋錢兄弟去。」錢知利自從那日走脫，再也不敢出

門，這兩個連夜去敲門，錢知利心虛，不敢出來開門，伍其良免不得叫一聲道：「兄弟，是我。」錢知利只得出來開了門。張伯義兩隻手扯住他兩個，大叫地方：「有賊在這裡哩。」那二人那裡掩得他口住。眾鄰里聽見，一齊大張燈火，持槍、拿刀趕入來。卻見張伯義一手拖著一個，就對眾人說了一遍。如今丁家狀上，連我也有名字，我怎氣得他過。眾人齊上，將他兩個縛了，搜出伍其良身上，果有若干銀子。張伯義連連的叫莫動時，眾人道是賊贓，四不拗六，誰聽張伯義的言語，一齊將來分散去了。

次日，小閒正來問張伯義的下落，卻好見那兩人都被縛在那裡，忙忙去報與丁得貴，一齊扛了到府，不打就招。府主大怒道：「如此強盜，欺心還要說甚結義！」都是一造板子，活活打死了。張伯義始初設謀，雖不曾撰得銀子，到後來因利害到身上時，就不替那好兄弟遮護一遮護，與賣友者何異？府主也將他打了四十大板。丁得貴出了衙門，又大笑一聲道：「他兩個雖然拐了我財物，只落得活活打死。」丁得貴又被小玉盜了一二百兩，連前兩次整整沒了千金，又去賣了房屋，央人情，說分上，打點衙門，使費了若干銀子，到底人財兩失。

如今世上那有這等好桃園兄弟，又會弄人，又會弄己的麼？可笑這像麒麟始終為著這小玉，這才是真喪千金，到底不得貼身小玉。還可笑那假桃園，一涉著銀子，便顯得假。稱三義，如今只剩得赤手一雙。詩曰：

未交財利未知人，一與財交便見心；  
世上負恩忘義者，不因財利為何因。

又詩曰：

千金三笑未為奇，結義堪羞反面時；  
古道雖然如棄土，勸君留意此回詩。

總批：管鮑分金，在當日即以為美談，今人能留古道者，有其人乎？無其人乎？莫謂笑丁德貴口園也。

又批：世上假道學不少，充類之盡，便是真小人。偶讀假桃園，不覺失笑。若論那像麒麟，目不識丁，錢如山積，便受此戲侮，也不足為奇。